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泉州本《淳化閣帖》與嶽雪樓本《十七帖》之考察

服務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姓名及職稱：何炎泉副研究員

派赴國家、城市：中國香港

出國期間：107/10/10-14

報告提交日期：107/10/24

## 摘 要

目前筆者對於《淳化閣帖》與《十七帖》的研究主要是著重於帖中「節筆」(毛筆碰到折痕所產生的跳動筆法)，希望利用「節筆」型態的保存來判斷與墨蹟或是祖本的親疏遠近關係。墨拓本經常在拓完後遭受到修補的加工，很多關鍵性細節都需要透過原作的目驗才能確認，透過出版品的研究顯然會忽略掉許多細節。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參觀了這兩件重要拓本後，發現這兩件作品的品質相當好，可能是目前傳世作品中最好的兩本。過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與文物館因為該校的碑帖館藏而長期對於傳世閣帖進行研究，累積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筆者此行除了實物的觀察外，也與該館研究員何碧琪博士進行交流，並檢討現行刻帖研究方法的優缺點，試圖為帖學研究提出新的方法與觀點。

# 目 次

一、目的 .....	4
二、過程 .....	5
三、心得 .....	10
四、建議事項 .....	11

## 一、目的：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兩套刻帖由於出版得相當晚，且早期出版品也不易獲得的情況下，因此在法帖研究史中較少被提及，大部分研究者也都未能親眼目睹這兩件罕見的拓本，多數是傳抄自他人說法。過去筆者研究刻帖中之節筆現象時，雖然已經注意到這兩件作品，然而受限出版品的缺乏與品質，加上並未親自目驗，當時也是採取其他學者的意見。

在筆者尚未見到原作之前，只是透過出版品隱約感覺到其中的《泉州帖》品質相當不錯，此帖雖有早期珂羅版印刷品可以參考，不過細部還是相當不清楚。某一次研討會上與該館研究員何碧琪博士學術交流時，論及此冊品質確實精良。何女士為年輕學者中研究閣帖的專家，對於各大博物館藏帖知之甚詳。此帖無論是與上海博物館新收藏的《淳化閣帖最善本》或是北京故宮《懋勤殿本淳化閣帖》這兩部公認的北宋拓本相比，不僅絲毫不遜色，甚至還有過之。然而，此《泉州帖》卻總是被學界簡單視為南宋翻刻本，不太受到重視與討論，筆者過去在研究閣帖時也不甚關注。<sup>1</sup>然而，受到其精良品質的吸引，讓筆者決定前往該館一探真面目，試圖看看能否發現新的研究材料。

除了《泉州帖》外，該館還藏有一部王羲之《十七帖》，過去已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傳世最早之宋拓本，與流傳到日本的著名三井本為相同系統之版本，只是三井本刀痕更加明顯，推測可能是翻刻或是較晚的拓本。由於三井本在日本備受推崇，因此有學者指出文物館本《十七帖》應該與三井本拓自相同刻版，只是在許多明顯刀痕處填上胡粉，使其看起來更加順暢自然。面對這樣的說法，從圖板上幾乎完全無法判斷，因此也驅使筆者想要檢視原作。此外，過去筆者研究清代碑帖收藏大家陳淮時，並不知道此冊也是他的舊藏，過去學界一直稱此本為嶽雪樓本，因為曾經是孔廣陶的舊藏，加上完全沒有完整的出版本，因此成了漏網之魚。後來也是在揚州的書法研討會上聽何碧琪博士報告，才知道陳淮在此冊前面放了一張他自己的讀碑圖（圖 1），顯然相當重視此套十七帖。陳淮對於碑帖的鑑賞力與畢沅可以說是不分上下，傳世兩本最好的宋拓定武蘭亭，台北故宮的完整本文畢沅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火燒本則是陳淮舊藏，陳淮舊藏品質似乎更勝完整本一籌。<sup>2</sup>從種種條件判斷起來，文物館藏十七帖之品質已經難以想像，或許真如學者推測是最早的版本。確實，當筆者在處理相關版本研究與比對時，也是忽略文為館本的重要性，因此相當期待此次的考察。

<sup>1</sup> 何炎泉，〈晉唐法書中的節筆現象與摺紙文化〉，《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5 期，2013 年 9 月，頁 1-48。

<sup>2</sup> 何炎泉，〈陳淮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故宮學術季刊》，第 32 卷第 3 期，2015 年 3 月，頁 139-179。



圖 1 陳准讀碑圖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 二、過程：

10月11日一早前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當天安排嶽雪樓本《十七帖》的提件特參，此冊過去出版品罕見，最近在《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中雖有收錄，然而圖像不太容易取得，因此對於此帖的印象多來自文字描述。傳拓的製作過程讓拓本本身帶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從所使用的紙張、墨汁、拓包與天氣等，都會影響到最終的呈現，拓工的技術就更不用說，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因素。這些細微部分透過印刷過程很可能又會遭遇一些失真，因此筆者把握面對原作的機會一開開地仔細檢查。

關心的部分不外乎字口是否遭到加工？就是日本學者懷疑曾經過胡粉描補。當然，節筆的部分才是筆者最為關心的焦點，畢竟在目前號稱宋拓的版本中，確實有許多節筆都已經被修整成奇怪的樣貌，很多甚至已經無法辨識。(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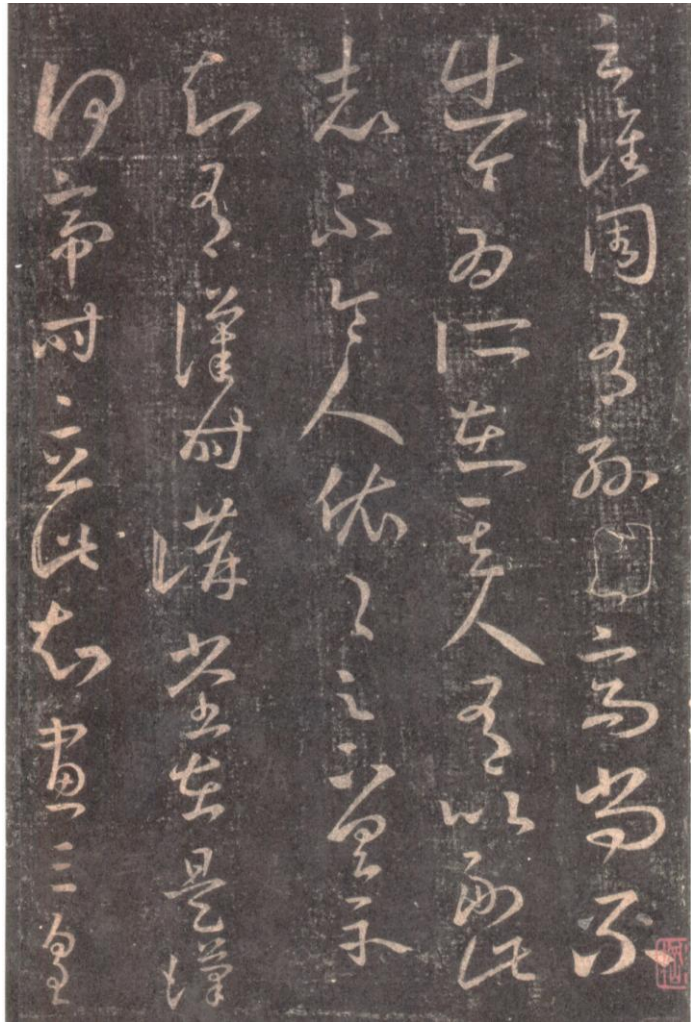


圖 2 姜宸英本中的怪異筆畫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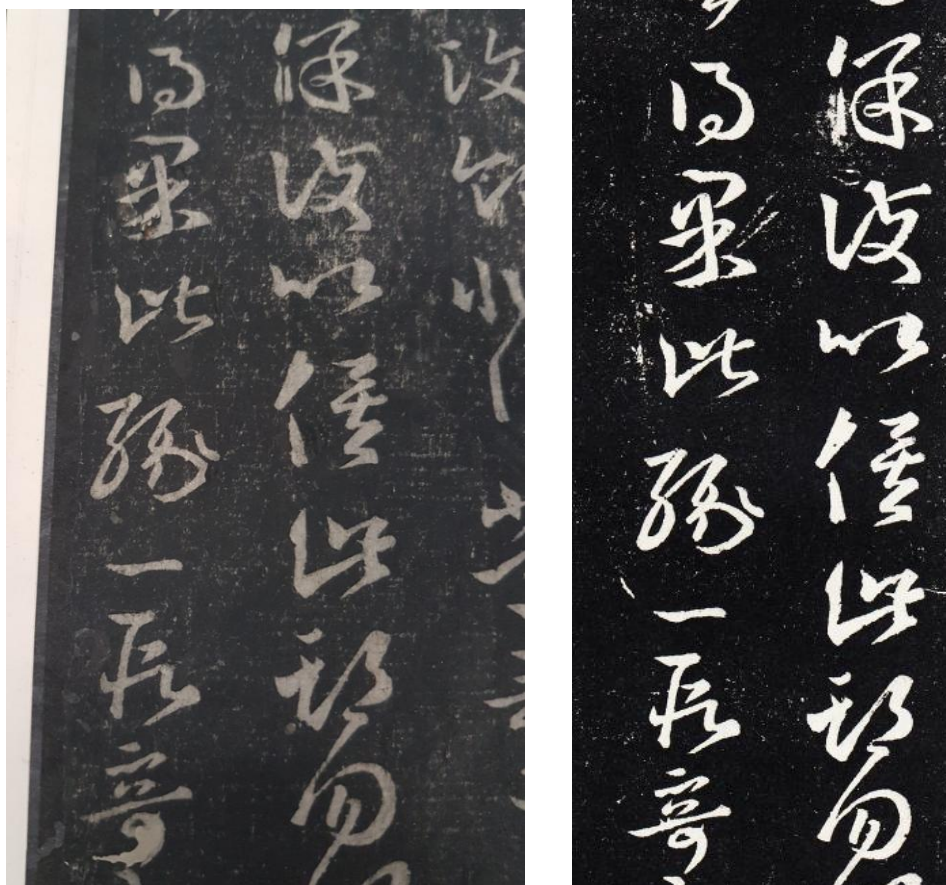


圖 3 文物館本與三井本

已經有學者發現文物館本與三井本一樣，其中有許多筆畫斷開處（圖 3），因此日本學者據以判定出自同一刻本。然而，透過文物館本的檢查可以發現，很多的斷開處其實都是摺紙痕之位置，例如「期」的第三筆之折筆處。不過，在日本人推崇的三井本中，卻已經無法判斷與摺紙痕的關係，因為許多細微變化都被修改或是忽略。換句話說，三井本如何加工也不可能弄出文物館本那樣多的細節，尤其又是在節筆已經完全消失的宋代或是更晚以後。所以文物館本上面所保存的細微資訊就相當重要，這是其他版本所完全沒有見到，過去學者因為沒有意識到刻帖中的節筆問題，所以尚未有人提及此特徵。

據該館何女士告知，三井本根本不在三井美術館中，她也詢問過日本研究書法的前輩學者，紛紛表示目前該本下落不明，大部分研究者都是透過出版品來研究。有趣的是，文物館本與三井本可以說在主要特徵上完全吻合，然而在細節上卻是天差地遠，所保留的訊息性質完全不同，一個是保存許多節筆的資訊，一個是抹滅掉許多節筆的特徵，兩本時代的先後就相當明顯。

第二天提泉州本閣帖，也是相當重要的一件宋代拓本，一般都認為南宋時翻刻自《淳化閣帖》。此冊與上博購買之《淳化閣帖最善本》都是思學齋吳普心舊藏，然而兩冊風格相當不同，顯然各自有吸引藏家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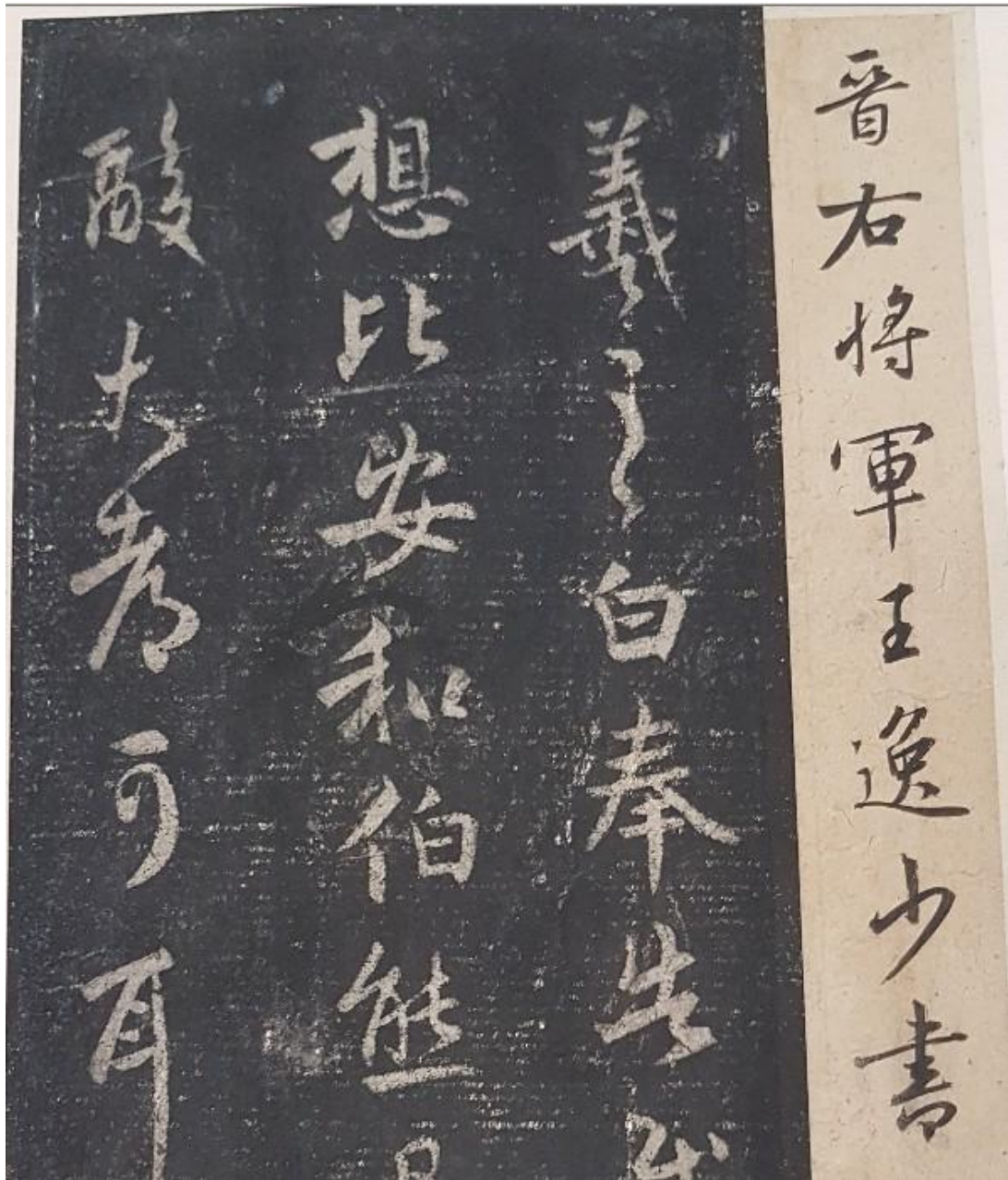


圖 4 泉州本《淳化閣帖》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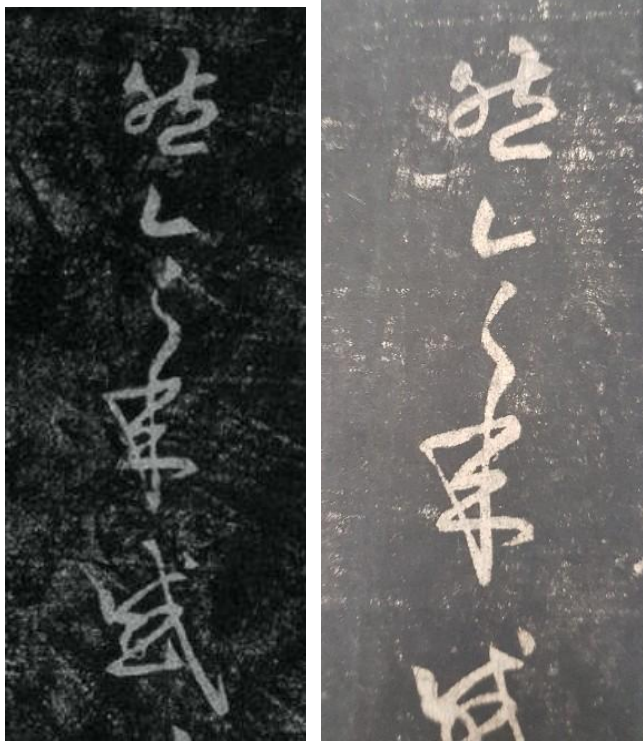


圖 5 最善本與泉州帖《淳化閣帖》

最善本的線條呈現某種古樸的視覺效果，然而泉州本卻是一種嚴峻秀美的特質，而且線條相對豐腴，（圖 4）試比較「今年」二字便可以知道兩者差異，（圖 5）尤其是「年」豎畫帶筆往上時，筆鋒翻折書寫橫畫的動作，泉州本動作精湛，最善本則顯得不合理且牽強。筆者一邊觀看泉州本，一邊比對最善本，發現兩本品質的差距實在相當大，心中不斷懷疑為何大家如此尊崇最善本，其實兩者一比便高下立判。不過，筆者過去尚未注意到泉州本之前，利用節筆型態的比對，得出最善本的年代確實是其中最早的一本，當然品質不是最好的一本。



圖 6



圖 7

第三天參觀文物館兩個展覽：「雪漠玲瓏：喜馬拉雅與蒙古珍品」（圖 6）、「填空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圖 7），雖然與筆者研究無關，卻也相當值得參觀，並不是平常容易可以見到的展覽。

### 三、心得：

過去書法史研究對於《淳化閣帖》與王羲之《十七帖》的研究熱潮始終沒有停歇過，《淳化閣帖》更是舉辦相關的研討會，試圖探討出傳世的最佳拓本。然而受限於碑帖研究的方法學限制，始終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碑帖研究目前多採用文獻版本學的比較方法，利用刻工、藝術性等表現來評判高下或是早晚。

這種方式當然大有問題，畢竟早期拓本不一定就是品質精良，也不一定保存有較多的資訊量，因為其中還存在著傳拓工法與碑刻本身狀況的種種變異因素，因此最終就是陷入各說各話的窘境。這是目前碑帖研究的最大問題，也是筆者積極想要解決的部分，希望藉由不同的觀察角度嘗試為碑帖研究開發出新的方法學。

除了傳拓的問題外，碑帖還因為歷代翻刻的風氣，使得原拓的問題變得相當複雜，加上年代久遠的歷史因素與作用，更是產生許多玄之又玄的現象，莫不令碑帖研究者摸不著頭緒，進而推測出許多奇奇怪怪的假設與理論。

藝術史這門學科中，只要牽涉到審美與品質的問題，便往往陷入各說各話，這似乎已經成為這個學門的常態。歸根究柢，藝術史學科之所以走到今天這地步，其實跟這個學科當時依賴的方法學有很大關係，因為這個學科長期建立於偽風格分析方法上，尤其是中國書畫的研究。現行所謂的風格分析充其量不過是假風格分析之名行考古類型學分析之實。考古出土的東西在真偽上的問題較少，因此類型學卻時有其效力。這幾年在西方學界盛行的物質文化研究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有相當大比例是仰賴出土實物，至於傳世作品中真偽混雜的狀況恐怕不是類型學能夠合適地處理。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目前的運作模式也相當值得國內大學博物館借鏡，文物館除了利用自己藏品策展外，也向外界借展，目前的兩個展覽就是這種性質，由館內研究人員策劃展出。如此便可以在沒有館藏的狀況下，博物館還是可以利用各種資源策劃不同的展覽，達到大眾教育的功能。

#### 四、建議事項：

顯然，這些年來的中國書畫史研究看似頗有進展，然而其時已經出現不少問題，許多人都紛紛轉向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來學習靠攏，然而學科本身卻一直遲遲無法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法，不免令人擔憂這個學科的未來。當然，持續沉默不回應或是堅持既有的路線，顯然不會對這個學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是拖延其獲得重生的時機。當這個借鏡自西方藝術史學科中的方法，在中國書畫藝術研究中已經開始出現捉襟見拙的窘況，或許可以回過頭看看擁有悠久傳統的書畫史、論中，畢竟這數千年的歷史生命也不是那容易延續的，搞不好有機會找到一絲希望。